

闹铃的声音响起，我顺手把它关掉。

“雪之下，该起来了哦，你有早课。”

“嗯。”她迷迷糊糊从睡梦中醒来，有气无力回应了我。

我轻轻拨了拨她凌乱的头发，和往常不太一样，今天好像还是很困的样子。

“没睡好吗，雪之下。”

“嗯，稍微。不过没事。”

“晚上你给我早点休息啊，忙到那么晚。”

最近这家伙的课业出奇的忙碌，那吃完饭就熟练地回到电脑前敲敲打打的样子，就好像已经在职场打拼多年的社畜模样。

“比企谷，你看到我的发绳了吗？”

“嗯？你不是放桌上了吗？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但是……”

她看了眼时间，皱着眉头不愉快地放弃了。

“算了，我之后再好好找找。时间有点来不及了。”

“雪之下，早餐我来做吧，你先去洗漱。”

“抱歉，比企谷君。”

“呀，这不是什么值得道歉的事情，快去忙吧。”

看她匆匆忙忙的模样，自己能帮上忙再好不过了。有人说一天开始清晨的模样，就会是这个人一整天的写照。

雪之下今天出门前脸上满满的疲惫和焦虑，不禁让我有点担心。不过，她毕竟是雪之下雪乃。

现在，无论如何我都睡不着了。所以只能做点正事。雪之下先生昨天发给我一些文件需要整理，得赶紧完成才是，实在不想沦落到他亲自催促的地步。

开门进到书房，坐到电脑前，赫然发现雪之下的发圈留在了桌上。

“原来在这里啊。应该是忘在这里了。”

发圈的旁边，躺着一本书。啊，这不是上课要用的吗？这家伙也有这样冒失的时候啊。

我换了衣服，打算给她送完书后随便找个咖啡馆整理文件。

刚好是上了一节课的时间，往教室里看了看，没有书的她坐在了最后一排，依然认真地写着什么。大学的我依然对自己很严格，选修了很多课，温柔的她当然也逼我选了。我其实无所谓，多知道点事情也没什么不好，有没有意义就很难说了。

我往教室走了进去，自然地坐在她旁边。

她后知后觉吃惊地转过头来。

“比企谷！？”

她的头发仍然稍微有点乱，面色还是有点憔悴。

令我感到有点惊吓是，黑色的长裙有一小部分很明显的破损以及污渍。

“给你，书和发圈。”

她诧异过后的神情顿时又变得特别委屈，感觉下一秒好像要哭出来一样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腿伸过来我看看。”

“诶？”

我轻轻把她双腿转过来，把右腿的裙子轻轻拂上去，不出所料，膝盖的擦伤上还有明显的血渍未干的痕迹。她走的太急，摔倒了。

“比企谷君，没事的。”

“疼也会疼吧，怎么会没事。跟我去保健室。”

“没事的……”

“雪之下，听我的吧。”

“嗯……”大概是没办法拒绝我的坚持，趁着休息时间，我拉着她到保健室。

“你坐着吧。”我转身在药柜上翻找药品。

“我明明自己也可以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是，流血受伤的人没必要坚持了。”

我蹲下来，用酒精轻轻擦拭伤口周围，触及伤口时愈加小心。

“疼吗。”

“不疼。”一如既往的坚强，雪之下雪乃。

“今早发圈也忘了在哪，书也忘带，走的太匆忙猝不及防摔倒，喜欢的裙子破了，伤口也来不及处理……”

愈往后说，腔调却越哽咽。悄悄抬头看看她一眼，她憋住了委屈和无奈，想必不顺心的事情不止如此。生活里有小挫折实在是太正常了，我想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但是独身最怕遇到的是怎么做都错的自己。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时候的，可能因为愈急愈错，可能因为时运不济。反正自己怎么做都不对，即便是小事，小挫折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最后压垮一个人的自己。

伤口的包扎我也好好地给她系了一个蝴蝶结。

“没事的，我知道，所以，我在这里。”

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。

但她现在并不是一个人。

“谢谢你，八幡君。”

她再次灿烂地笑了出来，比砸中糸守镇的流星耀眼多了。

“喂，别突然……”

她的嘴唇突然地在我脸颊上留下痕迹，很快的。

“比企谷君，我去上课了。”

她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了保健室。

“我在咖啡厅等你。”

没办法拥有改变人生的影响力，至少让我可以拂去她的那些小挫折。我知道，她当然可以克服过去的，我知道她一定可以。可是，很难忽视很难不在乎，很难袖手旁观。

所以，我永远会在她左右。

未曾想到，我也能像这样爱上谁。

“呐，比企谷君，原来你也能察觉到什么啊？”

雪之下悄悄转过去，不让我看到她在笑。

“不……今早……你没有趁……我睡醒的时候……偷亲我……”

“你今晚给我去睡沙发！”

